

在文學與劇場作品體現關懷與陪伴

鍾喬：從閱讀走入社會

「以前臺中沒有超過中港路那一邊。」走在被暱稱為「綠空鐵道」的小徑上，抬頭是樓高十幾層的新高架，腳下是資歷數十年的舊鐵軌，鍾喬如數家珍地介紹老臺中的樣貌——日治時期的都市範圍、棋盤格、火車路空*……一旁的綠川水聲隆隆，鐵支路和河水都沒變。這裡是詩人、作家、劇場工作者鍾喬的故鄉，是養成他關懷社會底層的起點——也或許是因為他來自這個地方。

撰文／邱睦容 攝影／莊震烽

這裡就是羅陀斯／就在這裡跳吧

打從 1980 年代起，參與《夏潮》、《關懷》、《人間》等左翼思想的黨外雜誌，接著創辦「差事劇團」，長達 40 多年的創作生涯，鍾喬兩個字，早已與「民眾劇場」、「社會運動」、「草根文化」等關鍵詞連在一起。

出生於 1956 年，童年與學生時代走過退出聯合國、中美斷交、釣魚臺事件，接著 1970 年代末新自由主義興起、中國崛起後的臺美關係再變化，世界局勢在走，始終未改的是鍾喬深植於行動中的左翼思想——儘管在當今的主流價值來看，有那麼一點「不合時宜」——就如同他常引述的「羅陀斯」詩句，要在不斷落敗的革命中，屢屢站起。

那麼是什麼促使他將詩化為行動？得從那間火車一經過，整屋子就跟著轟隆作響的老房子說起。

在火車震動的木屋中閱讀

臺中市南區復興路三段 527 巷，離鐵道不過幾步路的距離，巷口是一間鐵工廠，巷尾是有名的「台中肉員」。這裡是鍾喬生活的巷子，和工廠、小吃為伍，火車聲絕對不是浪漫，而是庶民階級習慣的日常。父親是工人，母親是主婦，背負著父母期待，成為巷子裡唯一考上臺中第一高級中等學校的孩子。鍾喬回憶起學生時代，經常是窩在像鴿籠一樣悶熱的家裡讀書、準備考試。



* 火車路空：因應臺中車站周邊的地勢落差，而建立起抬高的鐵橋，火車通過時會發出轟隆聲響。



鍾喬的老家前的巷子。

青春是苦悶，在越吹越慢的電風扇前，那時唯一能帶來解脫的，便是被稱為「課外書」的文藝作品。中一中不只帶來課業的壓力，也在精神上開啟貧窮家孩子的透光出口。在戒嚴時代，同學們一本本傳閱魯迅、巴金、茅盾等中國三〇年代的文學作品，在白色恐怖籠罩下，讀這些書等同為自己貼上「共產黨嫌疑人的標籤，因此只能以影印本的形式私下流傳在校園內，一本要花 20 塊來換。由於是禁書，鍾喬往往都是躲在棉被，在黑暗中一手舉著手電筒閱讀。

課堂上的禁書啟蒙

「同學們，我可不可以抽菸啊？」「同學們，你們想照課本念一念，還是想聽真的？」中一中的歷史課，一位叫「齊治平」的老師抽著菸，讓同學把課本蓋上，他不講蔣介石，講魯迅和巴金、講底層社會和無政府主義。就這樣，老師撒下的種子，在一千同學心中萌了芽，不只窩在棉被中讀書，他們也參加謬思社、辦校刊《育才街》、分印禁書，走上文藝的道路。

「文學家描述的底層人物，和我們內心

的苦悶，在某一個部分是能夠相連結的。」鍾喬說道。出身自工人階級家庭，準備聯考的青年在密不通風的家中，所有對於生命的不滿或不解，是靠著文學作品得到救贖。「你讀了這些文學作品，譬如說陳映真的《將軍族》，你會發現文學可以不只是同情這些底層的人，甚至可以昇華他們的生命。」

對於這群求知若渴的學生來說，想方設法才能弄到的幾本禁書，作為知識來源是遠遠不夠的。學校的圖書館內不會有禁書，那就改讀被禁作家讀過的書。比鍾喬長約 20 歲的李敖，是中一中的學長，李敖的著作被禁，學弟們便以書後貼的借閱卡作為線索，在學校圖書館內玩起「尋找李敖」的遊戲，相互傳閱李敖借過的書。一方面要把心儀學長的腦內所學，複製到自己的知識體系內，另一方面也順勢在借閱卡上，把自己的名字寫在學長後面，感受名字並列的喜悅。

學校外的精神世界

中一中文藝青年的精神晃遊地，還有學校不遠處的省立臺中圖書館。貧窮家庭的小孩不會有錢買書，唯一的書籍來源就是圖書館。



而在禁書之外，政府允許閱讀的是來自西方世界的翻譯書。「那時我們借了很多新潮文庫的書，有些是同學間口耳相傳的，有些是老師課堂上介紹的。」鍾喬記得，新潮文庫是 1960 年代「志文出版社」發行的叢書，他在圖書館陸續讀了羅素、卡繆、沙特、齊克果、尼采等大家的著作，這些討論存在主義、虛無主義的哲學作品，深深影響他日後的寫作。

鍾喬另一個常出沒的場所，則是中一中斜對面、雙十路和育才路交叉口的「美新處」（美國新聞處），鍾喬常到裡頭看書。韓戰爆發後，美國不只在軍事上將臺灣納入協防體系，在精神面也透過各地美新處的展覽、圖書館、活動，讓臺灣人認識美國價值，背後的目的則是強化反共意識。

「我的媽媽是去美國家庭幫傭的，偶爾她去工作時也會把我帶上。美國人的家裡有一種清潔劑的清香，那時候臺灣人是沒在用洗衣粉的，美新處裡就是充滿那樣的味，還有冷氣。」對鍾喬來說，美新處的氣味如同黃春明筆下「蘋果的滋味」，用蘋果借代臺灣底層人對於美國的想像。「那裡有全彩、印了汽車和美女的《今日世界》，也有現代主義的各種書籍——當時臺灣流行現代主義，就是讓一般人不要用文學去碰觸社會現實。」相較於呼籲關心底層的左翼文學，現代主義西方推崇的自由、民主價值，更加呼應當時政府的國際政治路線。

從左翼文學到現代主義文學，從教室、中一中圖書館、省立臺中圖書館到美新處，左派與右派，共產主義與資本主義，中國與美國，少年鍾喬就是在這樣的推移之間，選擇出自己未來 40 年要站好的位置。





閱讀是一場集體的安靜儀式

走出學校，迎來 40 年的創作生涯。鍾喬的劇場工作不只在舞臺上，也包含田野調查、排練團練、營運行政，甚至寫計畫書。奔波的生活節奏，已經不像年輕時能盡情地泡在圖書館，徜徉於書本的精神世界，即便如此，閱讀依然是讓自己安靜下來的重要儀式。

「就像去看電影，黑暗的戲院中，你不曉得左右邊是誰，但就像大家一起經歷了一場儀式——和不相識的人，共同走進一個地方。」鍾喬用電影比喻閱讀，在以網路為資訊吸收媒介的當代，只承載有限資訊、更新不迅速的紙本書籍，彷彿已經是上個世紀的老舊工具。但紙本書不會在邊邊角角跳出各種廣告，給了一個遁逃於資訊爆炸世界的方法，「若是走進圖書館閱讀，專注感會更強烈，你手邊有一本書，你會讀下去，你會好奇作者接下來要寫些什麼、想講什麼，不斷地被它吸引進去，就如同看一場不被打擾的電影，也和書裡的人物相遇。」鍾喬細細說道。

人們總說，青少年讀的書，會跟著你一輩子。從戒嚴到解嚴，從青春年少到創作不輟的劇場前輩，數十部劇作、散文、詩集、著述中，彷彿能看到鍾喬童年傳來轟隆聲的木屋，學生時代所讀的思想著作如同垂下來的繩索，拯救當年的慘綠少年。而這些經歷又化為作品，希望昇華更多有著類似處境的社會大眾。✦

✦ 鍾喬推薦書單

《回歸本源——馬奎斯傳》

早期受到西方現代主義和鄉土文學論戰的影響，鍾喬的寫作一度偏向寫實主義，直到 1980 年代讀到馬奎斯《百年孤寂》時，才發現當神話與現實結合時，能滿足創作者對於想像和現實的關切，超出純紀實的紀錄片或報導文學，魔幻寫實更吸引人。

《我的弟弟康雄》

是鍾喬拿著手電筒、窩在棉被裡，偷偷讀的禁書之一。陳映真影響他的思想甚深，這本書透過一位 18 歲青年康雄的自殺，講康雄為何成為「安那其」（Anarchist）思想主義者、為何感到虛無，進而走上絕路的故事。對於青少年鍾喬來說，同齡者自殺的題材似乎在和自身的經驗對話。

《如影而行：鍾喬劇本選輯》

「如影而行」借用魯迅的一篇散文詩，說明影子（理想）如劇場，跟著自己在光明與黑暗間若隱若現。從事戲劇創作近 40 年，也寫了數十本劇本，鍾喬在本書精選 8 齣戲的劇本，是創作生涯內最關心的主題。